

知识分子的乡愁四韵

◆ 戴钟伟



要知道生命的意义,最后在清华校长“寡言君子”梅贻琦的点化和泰戈尔访华演讲的触动下,终于领悟到,很多人在忙碌当中,感到麻木的踏实。但什么是真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是和谁在一起,是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是平和、喜悦。这段故事是四条线里最没有故事性的,很容易被忽略,但却是影片乡愁四韵的起点,也是根源。这段故事所对应的就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中最难以绕过的一个基本拷问:自我认知。我是谁?我能够做什么?我怎样才能安放自己的心灵?

抗战时期,战火纷飞,富家子弟沈光耀在已经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那也是一片颠沛流离中的净土。沈光耀和同学们身上所表现的求索、真实、诚恳的态度,各类人文大家身处乱世之中的铮铮风骨、丰沛精神,家人看待功名利禄与个人幸福观的超然格局,飞行教官对待人生价值实现判断的热血表达,都栩栩如生。这是影片倾注最多笔墨的段落,牧歌般的西南联大校园生活,激起了社交媒体上无穷怀念的涟漪。影片中沈光耀最终选择了国家,投奔了天空。保家卫国,马革裹尸。这段故事对应的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中最重要

的拷问:家国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真正有见识具风骨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尺牍英雄。

第三段故事是陈鹏与王敏佳出现的时空,在这个戏剧张力最为饱满的段落里,章子怡和黄晓明奉献了让人惊悚的表演。一封仗义相助,打抱不平的善意的匿名信,却使三个花儿一样绽放的青年从此人鬼殊途,让美好单纯尽毁容颜,让善良仗义病入膏肓,让背叛愧疚遗憾荒漠。在这段时间线里,导演刻意地将时代洪流远远推至背景之中,从而将人在具体环境与特定场景中的戏剧性放大,让观者不再计较时空线索中的漏洞。这段故事所对应的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中的第三个拷问,那就是乱世操守。置身在一个善恶颠倒,美丑不分,人人皆被无意识狂乱暴躁情绪所影响所裹挟,彼此戕害却无法自拔的价值观失衡的年代,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操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陈鹏的朴实守望与李想的临阵退缩,其实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A面和B面,它们一直同时存在,关键时刻的内心皈依决定了或上天堂,或入地狱,没有人可以担保自己可以始终保持操守。

最后的时空,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现代。张果果是个职场精英,他时刻绷着一根神经,在公司里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后来,他面临了一个选择,一个最终让他知晓世界

上有比“赢”更重要的选择。他放弃了尔虞我诈,放弃了职场争斗,而选择了帮助患病幼儿,固守节操,坚持善良。从影片整体而言,这一段故事虽然用了大量笔墨铺陈,但却是最为枯燥乏味,最像概念图解的一段。导演其实在这段故事里寄托的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所面临的第四个拷问,那就是摆脱物欲。如果说吴岭澜是导演的内心认同,沈光耀是导演的理想寄托,陈鹏是导演的价值取向,那么张果果就是导演现实困境的外化。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危机就是物质维度的价值观不仅在大众那里获得压倒性胜利,也强烈地侵蚀着知识分子引以为傲、据以自珍的精神家园。这一段故事的左支右绌,反而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实社会中人文精神的焦虑,知识分子的摇摆与不自信。上世纪二十年代吴岭澜可以依靠内心修炼获得心灵救赎,当代的张果果只能以不随波逐流,助纣为虐为自我拯救的依据,相形之下,精神力量的萎缩,比年代的距离还令人望而兴叹。影片最后,以理想化的彩色涂鸦画上了一个并不具备说服力的句号,那句“听从你心,无问西东”里,我听

到的不是释然达观,也不是布道传教,只是一声没有答案的自我诘问。

一部《无问西东》里,其实蕴含的不是无问,而是四个一直萦绕于心的精神拷问,虽然在四重奏的结构组织上,各个声部的完整性和交互性还极不平衡,四个故事之间的情节勾连也略显牵强,以至于四重奏的真正力量远远没有发挥,观众多数都是被某一个乐章打动,整部影片并没有实现交响共振,导演的艺术野心,也被表达技巧的单调打了折扣,但这一曲知识分子的“乡愁四韵”,仔细聆听,厚味依旧悠长。自我的认知、家国的情怀、乱世的操守、物欲的解脱,能够提出这超越时代的永恒拷问,勇气可嘉。正如塔可夫斯基所说:“艺术的质感,总是比所有能够符合某种理论架构的事物更耐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无问西东》弥足珍贵,值得一问再问。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林距离

经常听到有人说艺术家要有殉道者精神。艺术家和殉道者有什么关系?画画还能死人?历史上,画画把画家的命画掉的毕竟不多,远比开车出人命

的机率小。从来没有人说司机是殉道者,为什么艺术家反而是了呢?

当代水墨的先驱刘国松曾说“画室就是实验室”。实验意味着什么?失败,无数次失败,不知道什么时候成功;付出,不断地付出,不知道什么时候收获。

对于科学实验,大家都理解。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成就一个伟大的成果前,大多经历长期的科学实验,经历无数的失败。社会对科学家的实验和失败都能给予理解、同情、资助和赞美,但对艺术家的实验所持态度却往往相反。

在科学界,一个人重复前人的成果,或者改头换面

当作自己的成果发表,一旦被揭露,会被鄙视和谴责,甚至会被踢出科学界。而在艺术界,重复名家、大师样式,或者略微改头换面当作自己大作现世的,大有人在,不仅有传统的国画、油画家、雕塑家,连某些号称前卫的实验性艺术家,其实也不过是拾西人牙慧的“模拟实验”。但这样的人,却不乏在艺术圈风生水起、名利双收。

为什么?因为社会公众甚至艺术圈本身对艺术的误解。

科学和艺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双翼。没有科学和艺术的不断探索和开拓,人类就会局限在自己的习惯思维和生活中,难以发展。我们的艺术理论研究忽视了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开创、突破和推动作用。如果我们回首艺术史,数千年来,人类艺术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和发展。每一个伟大时期,每一代杰出艺术家,都是创造者。学习艺术,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前辈艺术家的开创精神以及创造性思想方法,其次才是技术性问题。而现在的艺术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

开创性的视觉艺术家,是以新的角度来看世界,用新的手法来表达内心,给人们新的视觉经验。这种视觉经验有时候会让人们一下子不适应,甚至反感。譬如蒙克的画,揭示了人们痛苦和恐慌。这种“丑怪”的画,在展出时曾遭到干涉。从蒙克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艺术家需要殉道者精神。这种殉道,未必是真的需要付出生命,但是需要敢于牺牲世俗的成功,敢于被误解,敢于寂寞孤独……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明愈加成熟,对艺术也愈加理解和包容,还有一些基金专门用于扶持艺术(不包括那些商业性炒作艺术的基金)。但我们的艺术基金容易偏于资助成功艺术家以及成熟的艺术样式,其实他们反而是不需要资助的,因为他们已广为社会认可,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真正需要资助的是那些试验性、探索性,而且没有近期可以期待的商业价值的。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公益性艺术基金大力资助的。选择资助的标准应该是,该艺术项目在艺术史上的独创性、开拓性。这也考验基金评委会的专业程度。但这样做,一定会有效推动艺术的创新。

艺术是个成才率相当低的领域。所以曾有很多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学艺术,怕孩子长大后没饭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科,你不需要成为开创性的科学家,也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也很受人尊重。而学艺术,就没那么幸运。所以,从成就事业的角度看,称艺术的道路是殉道者之路,也没错。

所有失败的科学实验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告诉人们此路不通,另寻他路。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探索了一辈子依然未能赢得世俗成功的艺术家,也是殉道者,也值得我们尊敬,他们是通向辉煌艺术圣殿路上的铺路石。

画画会画出人命吗?

林明杰